

說郛

正七十一卷

12卷
6
71



特
412
6
71

說郭目錄

身第七十一

涑水家儀 司馬光

顏氏家訓 顏之推

石林家訓 葉夢得

陸氏緒訓 陸游

蘇氏族譜 蘇洵

訓俗書 許洞天

訓學齋規 朱熹



呂氏鄉約

呂大忠

義莊規矩

范仲淹

袁氏世範

袁采

鄭氏家範

金華鄭氏

涑水家儀

宋 司馬光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



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饘。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

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答之屢答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
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
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身
出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
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
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鈐下蒼
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
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
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
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
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丈夫處左西
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
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
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
共受卑幼拜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
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
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曰再拜而

止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搯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搯笏執酒注于其右長者搯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

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惠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立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

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醜面以見尊長爲供養祭祀則左執酒食若旣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鷄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聽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醜之具主父主母旣起則拂床褰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經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噐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蘇氏家說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
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
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
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
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昨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後群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踪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稍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亾之妙也但知承上接

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關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
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思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
屋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
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詞賦事旣優閒材增迂誕軍
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
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墮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

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

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虫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

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

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其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石林家訓

宋 葉夢得

旦必讀書

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會向下作下等入如見他事自然不妄吾二年來目力極昏看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胸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況晝日乎若凌晨便治俗事或冗或默

閒坐日復一日與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
流入流俗人則着衣喫飯一騃子弟耳况復博奕飲
酒追逐玩好尋求交友惟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
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知之
則庶乎其免矣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
勿欺而已矣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
曹未易言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於欺愛子

教訓子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寂使不聞欺
也有懷於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
必出於情欺也曾子喪其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
於吾親無所用之情也曾子之孝則至矣至於難能
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嘗盡其情也然且自以
爲過夫死而過於難猶且不敢況生而欺之乎今但
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復
爲不求不聞但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爲人
子所當爲不爲人子所不當爲文飾以掠美如是亦

石林家語
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慎言

易言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莊子曰兩喜名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文注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卽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溢惡則爲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必輕

以惡加已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於誕妄者每信口劇談不問其人之利害惟意所欲言樂於多知者並緣形似因以稱譽雖不過其實自不能覺溺於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爲文掩覆所惡雖善巧爲之破毀軋於利害者修造端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實者不辨是非一皆信之踈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今汝曹前四弊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見無憂蓋汝曹涉世津梁未嘗經患難

存存家語
於人情交詐非能盡察則安知不有因墮陷溺者乎
故將欲慎言必雖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不求與事
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言亦不到汝耳汝不得
已而有聞純實者每致其思無輕信踈快者每謹其
戒無輕傳則庶乎其免矣

緒訓

宋 陸游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
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願念子孫不能無老態吾家本
農也服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
安於小官不慕榮華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也
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不當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
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爲入道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塚

松多不過數十株初葬寶章比上世差爲茂蔚亦止
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漸盛遂至連
山彌谷紛然爭訟重爲門戶之差不幸孫曾遂有翦
伐貿易金幣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紛然爭訟重爲門
戶之辱其害又甚於厚葬吾死後草木毋過數十本
不可陷後人於不孝戒之戒之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
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能布衣草履以
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
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傳云兒曹不識字
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
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戒之

蘇氏族譜

宋 蘇洵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

蘇氏房言
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
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
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
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
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
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
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
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
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

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
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
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斨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瑤

卒

子昭文 子涓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洪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倬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駿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棟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七月 子宗晏 子昭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瑄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倫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惟蘇氏最簡質可法

訓學齋規

宋 朱熹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
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
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
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
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

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絲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旣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

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幌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汚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做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

訓學齋規 卷一
二
喧闐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悞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旣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入文字皆置簿抄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瘵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
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
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
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
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
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
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書譜不
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硯磨勿使墨汁汚手高
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楷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
明不可老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鬩鬪爭之處不可近無

無益之事不可為

謂如賭博籠養打毬
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
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焚衣
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
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
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
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
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
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

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
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
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
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
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
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
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

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
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
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呂氏鄉約

宋 呂大忠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敬
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
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
過失能爲人謀能集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
利除害能居官奉職凡有一善爲衆所推者皆書于
籍以爲善行

呂氏鄉約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
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六一日酗酒鬪訟二日行止踰違三日行
不恭遜四日言不忠信五日造言誣毀六日官私太
甚犯約之過四一日德業不相勸二日過失不相規
三日禮俗不相成四日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五一日交非其人二日怠惰三日動作無
儀四日臨事不恪五日用度不節已上不修之過每
犯皆書于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此行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
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世不經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
亦如之若家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

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事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氣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羊酒蠟燭雉兔果食之類計所直多少不過三千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禭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灾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二三百

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 二曰盜賊 三曰疾病 四曰死喪 五曰孤弱 六曰誣枉 七曰貧乏 凡同約者財物之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及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朞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 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徧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 主事徧告之 凡有患難

雖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
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
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復爲及過之大者
皆卽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
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所費率錢令當事者

主之過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
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
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爲下依長幼輪次
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隣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
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
越其視何於我哉大患素病於此且不能勉願與

呂氏續編
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昏先
求同志苟以爲可願喜其諾成吾里仁之美禱望
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二月初五日呂太忠白

義莊規矩

宋 范仲淹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
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
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
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
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
遵規矩之人州縣旣無

勅條本家難爲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

無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劄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押

文正位

勸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始定規矩雖有版榜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爲永式者未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隳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於天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如後

文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

卽臨時加折

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五十歲以上聽

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卽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

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

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

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 七十七陌 再嫁二十貫 下並准此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

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

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

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

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

義莊規矩
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
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
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卽於義田米
內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
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
熟椿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
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

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卽凶
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卽先
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卽先尊口後卑口如尊
卑又同卽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
餼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椿
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卽至秋成日方
得糶貨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

七

七陌下

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

即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

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

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

若遇米價每石及一貫以上即

每石即支錢一貫文

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爲衆所

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

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

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

十人全給

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束修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

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

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二十石雖闕而前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一半以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具不可保明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尅除請

受

謂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

至納米足日全給

已

數更不支

有情弊者申官決斷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衆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

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

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五年五十五歲以上者

自依規給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
即掌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
位保明詣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

禁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

添修者聽之

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相

視保明詣實申文正位量支錢完補即不得乞添展舍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給

訖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

根尋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
指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贍眾者

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

女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

保明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為

口數給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

定保明同申 文正位 本位有妨嫌者不同申 雖已申

而未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

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叅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

不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義莊規條
三右丞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它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

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 其大觀元年七月

月以前已收養給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義莊規矩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中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清憲公奏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叅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奮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爲傳遠之計自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姓創定規矩刻之板牘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縣日慮板牘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旣無

勅條本家難爲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卽嘗具奏乞降

義莊規
聖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
遂得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
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
初臣與兄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察定
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鏤給板榜揭示義宅然
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
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
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
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

頒睿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
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勅厲來者增固舊規
臣與闔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
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
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會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

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
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
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
申 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

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

口數並行住罰下皆准此

義莊輒令墓客克他役者罰掌

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

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

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

不肖子弟請過義米歸已却返蠶食於寺中

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措借舟船役使人

僕亞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強占常住田地

布種或作園圃不還租米以至常住空虛住

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

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

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

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

不容常住畊種者亦行前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差役并應干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填捺義莊田涓涇浜車漕種菱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爲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

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貨高價亞賣顯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曾有罰是以近來多有族人專爲貨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爲攬戶兜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

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
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
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
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
錢物之人卽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
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
久玩習合行關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
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

對衆點算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
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爲掌莊
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卽不得專擅興詞紊
煩官府

一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
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姦盜賭博
鬪毆陪涉
及欺騙善良之類
若戶門不測者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爲宗
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
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爲子孫玷

義莊規條
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爲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爲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爲艱難宜體文正公之意專爲聚族之地卽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裹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百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尅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

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一處寒堂斜抹舉平公前古千餘曹請執業精部

嫻博

會正十千無與請吳千餘味齋書之美首以

外執直以填其與舉人及蘇入太學皆支官

皆養孫支官會一百千其幾然請吳月米肉

千今與賈附貴職出此樓收育千餘縣職供

一蓄賦請吳千餘縣貢大北皆養孫支吳吳幾十

世範

宋 袁采

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
父子或因于責善兄弟或因于爭財有不因責善爭
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
莫明其由盖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
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
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
之性合于已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已

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于已必致于爭論爭論不勝至于再三至于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于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已爲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已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

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猶卒伍之于將帥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爲父兄者又當自省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

世範
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于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于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于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群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

其爲非則有舖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徃徃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于我矣

人于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已意亦不可深憎之大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託及身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

世範
十
驗之事觀之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
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
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
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
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墻外欲窺墻裏
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
徒費口頰爾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較三五着尚可對

奕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奕果何如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
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乎寧無復後患
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
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
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
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

世範 四
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
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
勉哉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
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
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
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
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
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于理無礙則
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
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
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諱忌
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
之高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而撓

世範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
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
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
掩之也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
繇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
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居于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
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

安之有

子弟有耽于情慾迷而忘遂至于破家而不悔者蓋
始于試爲之繇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于不
可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于饑寒破
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于人雖微物亦
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藩籬周密牕壁門關堅牢

世軍
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
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墻剪籬穿壁決關俄頃
可辦比之頽墻敗籬腐壁敞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
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
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
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
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以
即相救應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
之善慮事者居于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墻使邏者
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
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
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于焚掠汗辱者多
是積惡之人富家合宜自省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
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
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
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于人何及

人家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
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
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
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
可蓄姿貌黠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
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
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指
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群聚呼盧至于達旦豈無
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婢僕有過旣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
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
生而自殘者

世範
顧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之也

佃僕婦女等有于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貸莫令家長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繇也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繇之以興也

有輕于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

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
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鄭氏家範

金華鄭氏

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委人用工
毋致損壞

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于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
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

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
資于勤苦抑欲其識葢鹽之味

子弟小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于古

人責成之意

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愧之

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書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則倍之三次不通則分紛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資尚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陰暑又當于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起至八月朔止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母以爾我諸婦並同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館不拘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
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
理

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
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
道若其有過當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
示耻辱

子孫飲食幼者必後于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
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
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
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
即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母爲僧道母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
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

云某氏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至于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子孫年十二于正月朔出就外傳見燈火不許入中門入者箠之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屐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走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酣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慤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子孫母得與人眩竒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乎

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及臧獲輩習肆之違者家長箠之

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取饜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于事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若家長舅姑宜饋食者非此

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爲之救療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姊

姒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媒言無耻及干預閫外事者當罰拜以愧之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

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尊卑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蠶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蓄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于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于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吊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衆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諸婦聽之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男女不共圍溷不共溷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親受授禮之常也諸婦不得刀鐸工剃面

莫氏家錄

說郭目錄

身第七十二

前定錄 鍾輅

續前定錄 鍾輅

還冤記 顏之推

報應記 唐臨

妬記 宋虞之

說郭目錄

身七十二

一

前定錄序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
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固有不
聞其說然得之卽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于老死
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顛遇迷方
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
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
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手博
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

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崇文館校書郎鍾輅序

前定錄

唐 鍾輅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固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

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汗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

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平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

候謁詣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詣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謁詣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謁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

而莫敢發問謁旣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畱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矢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

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仕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旣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

前定錄
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开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楫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

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爲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盟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

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
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在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
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
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逼

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
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
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
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
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目
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妹未有兆殷曰約有所
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
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

之夫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旣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如何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曰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亾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前定錄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
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
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
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
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
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
以建亭臺旣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旣二年
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
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
刺史旣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
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
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
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
已上頗箕踞傲物座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
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旣出彥莊謂生曰他

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權筦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

前知錄
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
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
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
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李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
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
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
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
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
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
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
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
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
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
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卽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旣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

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旣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

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贖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

嘗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嘴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聞泛

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

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
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
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
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
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
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
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襍俸月不下二萬又娶
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
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家請韋令公遂
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
使竟不果及劉霸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
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
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
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
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
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日君無怏怏自此

前定錄
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
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
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
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
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
區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
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
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爲
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

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
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
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
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
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
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
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
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
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

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亾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卽鮮于叔
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爲鏤雞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日某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方乃迫而出
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闈者人白逡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亾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色
少殷時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
居西曹汝旣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所於西
院見之接待甚厚俄闈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
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出歸
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
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
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旣得歸人間願
知當爲何官見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

前定錄
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附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蹙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日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丸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

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御名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在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

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日而卒
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
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亾乃
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画一蛇而盤照中矣孝
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爲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吏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
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
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庭光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

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旣知可以言乎遊秦曰
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猛棟之間
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
改會昌縣爲照應縣光庭以舊無照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
誌之書則如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
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

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
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
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
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
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
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
曰某職主召竟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
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
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

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
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
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
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
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
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
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

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
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
昭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
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旣晤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讎生曰
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日且視榜卽果如夢中焉彥
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願行李仍叔
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僮曰惟瑛者善
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
寶歷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前定錄
上一宿明日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闕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于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闕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給之曰

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季郃賓于名在十六卽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論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遞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旣至三日畱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椽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醜醜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解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

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醜醜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
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
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
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
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
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
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
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未知非他

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夭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
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
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
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
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
位若綦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
中呼其名時醜醜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
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
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

前定錄
三五
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歛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貲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泝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宥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桮棬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桮棬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廕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
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
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遷常求南州亦
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卽盧氏望也
邈後舉不第從所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
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傭者因得疾服媪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續前定錄

唐 鍾輅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群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府將闖公懼勢不可進

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問倩及陸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諒公

李逢吉未掌絲綸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夢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羣之鎮徐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

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畱坐因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白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

續前定錄
晨餐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
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謗

進士鄭謗在名場歲久輩流多以榮達常有後時之
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
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弘
景尚書廉察陝邦族韋景方赴舉過改尚書誥曰我
名弘景汝兄弘方汝韋景方兄韋各分吾名一字誠
無意也遂更名曰周方謗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

四年周方升名而采同年焉謗子溥又自說應舉時
曾夢看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
看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
子晉吹笙詩生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陳討党項貶柳州司馬久之
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
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
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

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淦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御史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午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大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三二

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于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旣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爲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旣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白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長續効白二人又不爲人所

續前定錄 五
稱憬何出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大志舉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峰遇磐石小憩頃之有叟長嘯而坐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斲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

卽時還京師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卽下治問殿
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因是疾卽
具疏以乳煎葦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
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問左右曰吾前
飲乳煎葦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
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
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
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
馮臚卿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宿門屋宇深大非
人問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
云人生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可乎
吏唯之因爲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
史言訖遂覓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
至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因爲妻曰昔夢皆驗今
爲刺史位至此矣當爲身後之計祓除戶部侍郎深
不自會尋除爲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

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陞堂見西壁有畫一綠衣吏抱案其吏卽夢中所見乃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爲遊客尚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往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愈幸無憂也崔卽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爲當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

訖而竟崔公疾尋差後此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處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全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省生而齊卿爲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爲猴類卽以居常願下有若猿領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

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尚
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
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
爲時貴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
者顧指曰此兒絕房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
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穢炎帝而筮得之所
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
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卽位應其術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
宋憬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回上召申王
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爲天遣龍致於樹卽

姚崇宋憬當爲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柳神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之龍城柳神所守驅役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返顧淒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中子得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皇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史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暇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帝乃曰某善按琴也公初未之竒因清虛正寢備凡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法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

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三兩人姓名撻之置香案上以椀覆之宰相關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上竊于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麻訾

牛相新昌宅泓施號爲金椀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麻訾宅訾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

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領望之宅竟爲牛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爲右廂都虞候王公爲左廂與弘善相或譖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捧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卽言大使無恙弘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臣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都無撻痕

還冤記

北齊顏之推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
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
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
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
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
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

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
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
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
行速疲極困卧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
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
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
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
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
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欵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

喪楊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
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
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旣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
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
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
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
侯玄二人訐寃得申故也

漢孫策旣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

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愍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溷臾而死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耻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

走謂太宰豁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
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
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豁乃向餘
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
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
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
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
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

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
靜爲涼王自爲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
嘗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
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
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卽于巢所
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
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尚書令
輔政有疾盡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爲血

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晉
西域校尉張頡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頡夜見
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頡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
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
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
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

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
通塞遂并諸劫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
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
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
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
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
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
癩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

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楊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顛旣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旣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廊 判此事

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章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

遠覽記
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卽令收祖仁祖仁
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款得金百斤馬五十疋
兆不信之祖仁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
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砸其足鞭捶
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
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黜
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
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

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
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
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
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
灌夫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
宗室而灌夫罵座不敬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
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
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

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
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藉吾弟我百歲後當魚
肉之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
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
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
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
寶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
天下而噬之旣還姑熟遇病白日見刁乘輅車道從
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
河間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
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酌酒失性拔刀斬
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殺屍澗中脫禪履
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晨
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謀叛逸出門輒見曠手
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默
密白日見默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乃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帝爲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爲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清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爲失權僭

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衣語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旣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旣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卽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

後隨永固子穀討慕容泓爲泓所敗穀獨死之萇遣
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旣甚卽戮其使萇益恐懼
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爲慕容沖所
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卽
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卽日囚
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
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
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卽夢永固將天官
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懼走入後帳宮人
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卽相謂曰正着死所拔去矛
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卽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
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宸耳非臣萇罪願不賜
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旣王於蜀其弟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爲
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猜忌僕射
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
射爲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

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職
解宜還家入山伐木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賣酒
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
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卽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
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
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
色隣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耻而不與隣人憤
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
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
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
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
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
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
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
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
先大舉慶祖餞咸謂爲害無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

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鬼而有靈使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哇疇不理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我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且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語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卽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楊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漢世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
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蘓名
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
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
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
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
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旣絕不敢前
行因卽畱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
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

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
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
不肯聽從壽卽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
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
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
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
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
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
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致族誅但壽爲惡隱

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恠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恠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恠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恠旦收游徼詰問卽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

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錄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鍊曰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鍊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鍊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鍊杵欲以杵擣鍊曰也於是捶打鍊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鍊曰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鍊曰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

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鍊杵當令鍊杵疾病
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
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
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湏如此餓我
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
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
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
又罵鍊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
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

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
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
成也于時鍊杵六歲鬼至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
鬼屢打之打處青靨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
迹稍彰王陵時爲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
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交州刺史華歆
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
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

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

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懺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懺蒙遜怯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于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

還家言
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卽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
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
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
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
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
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
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
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
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髻躡履還內元
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
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
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
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脛曳將
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
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

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蘓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郝鑿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

晉時羊聃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譴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

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苦以爲請于是司徒王遵啓聃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涓陽之恩于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旣除基以宿舊乃賚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

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月死

報應記

唐 唐臨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爲國子博士信釋氏註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魏繫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鎖自脫齊神武作相特見原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歛忽縮一脚遂停旣蘇云被一人來追卽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曰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

一卿算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爲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猪羊克飽如何卽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墻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遙闊見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乃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迴見王曰卿旣噉肉不可空迴卽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

嫩詰之云青特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贖放之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經月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終

隋杜之亮仁壽中爲漢王諒府叅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

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卽此厄可度至曉卽取經
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上中唱者皆死
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
中卒於黃州刺史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
卒三日復活策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顧極
巖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主當殿坐僧道四
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
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

持金剛經王聞合掌歎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一
僧執火引策卽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
相衛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
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卽領至道
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卽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任至中書
令後封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
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駕若弼高穎同禁欲寘於
法瑀就其所八日念經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

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卽重罰因念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高三尺感一鑰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二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爲軍士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大見旣食訖累日不饑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卽蘇曰被人領見王正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

高紙隋僕射穎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住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卽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麤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卽令昇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今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主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卽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

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二度人問
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任爲
翊衛專以念經爲事

唐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
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
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
定八十餘人俱濟

竇德玄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
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襖坐於地德玄
日日將暮更無船渡卽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饑色又
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卽隨行已數里德玄
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
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懼下
馬拜曰某卽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
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
餘經數足矣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
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
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

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饑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間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唐宋義倫麟德中爲號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

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筭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卽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人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

幸願言
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
恐家人見歛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
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
了放出乃蘇

唐兵部尚書李商得暴疾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
目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
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昇一鎗放庭中鎗
下自燃火出鎗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
盤將軍以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

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金盡良久復加
故岡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卽吸
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卽爲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與
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
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唐王隋爲陰陽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
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隋卽急念經鬼聞便
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隋卽爲歇鬼悉向前隋
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

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阻忽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於歸惠惠爲陵州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

七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

唐何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滂懼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盧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銷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

報應記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旦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卽反縛丘一被鎖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已樂須臾卽見所殺獸禽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

口曾作何功德云魯寫造金剛經一卷王卽合掌

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卽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克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旣廻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主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於去焦策領出城門云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百千錢千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者惟聞哭聲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

敕如丘一五品仍克嘉州招討使

此卷與東谷所見可補世範家箴

樂善金

